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鄉黨第十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

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內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誠是以記之詳也

又

錄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

如言斐居申申天天是以喪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聖人喪時喪處而不然

輔漢卿曰聖人之道喪精麤喪本末大至於平

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治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窮高極遠馳心於無爲之際而於吾身之言動事物之倫理情不加察焉則是異端之學豈聖人之道哉

蔡九峰曰士之修於家行於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閒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

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
喪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喪不盡其道
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
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
自立於鄉黨哉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王船山曰魯論記聖人之言備矣而其見諸行
事者尤必詳之蓋聖人盛德之光輝喪不可以
微天理之流行而門弟子喪微不察以見聖於
羹牆亦可以爲好學懷忠者之法也夫辭氣容
色之酬酢於朝廷鄉里君友民物以及夫衣服
飲食之節皆天理之所昭著適得其當然者亦

人心之所同而無不可學而至謹小慎微正其身以養其心者學者之事也渾然一理從心所欲而面背四體一動一靜取精用物自應其節者聖人之神也乃學者喪乎不察喪乎不謹以勉學焉得其一而忘其一立其大而忽其小敬其小而忽其大急於循理則遠乎人情偶一順情而遂荒乎天則即使動可免咎而拘迫矯彊之意勝不能安行而有從容中道之樂夫豈人所不能知不能行哉而合聖人之德輝以觀之則未能知未能行者多矣此聖人之可學而不可學者矣益亦求諸作聖之本乎

楊賓實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敬動合

乎義聲爲律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以天道示教也

崔君玉

紀

曰鄉黨一篇朱子祇以節分不以章

解蓋此篇總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將五
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
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
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
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
方植之曰孔子曰吾喪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某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善觀
聖人者第於鄉黨閒居夔居一切時無不見聖
人圓光全面祇是道合如此聖人便如此孟子

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有
本者如是道理平鋪在世間但學者不能發智
光尋察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唯謹爾

朱子語類

士穀錄

問鄉黨恂恂侃侃之類曰此類解說

甚易須以心體之真自見氣象始得

朱子論語或問問恂恂或以爲誠信或以爲溫恭何
也曰以詩書訓詁攷之宜以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
意也

金仁山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佗懼意此若佗信
謹貌尤好蓋夫子垂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

又加謹畏百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朱子謂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恂恂隸釋祝睦後碑鄉黨恂恂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作恂者恂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恂恂恂皆恂之假借字輔漢卿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凡人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卽溫恭意也

劉楚楨曰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

佞辯章史記佞章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
韓詩佞佞是平佞辯音近義同爾雅釋訓諸諸佞
佞辨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

孫夏峰曰鄉黨是做人第一步它日立朝廷交鄰國
事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

又曰似不能言佞佞言蓋不露顯於杖履之壽而獨
伸說於建白之地語默合宜

王船山曰宗廟之中大禮存焉朝廷之上大治昭焉
正君子所有修明之責而與言者皆與聞國政可與
論得失者也於此而不冒垂爲賢言矣夫子所以處
之而咸宜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踉蹌如也與與如也

朱子語類

賀孫錄

問閭闔和悅而諍諍意如何曰和悅

非一向放倒到合辨別處亦須辨別內不失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此字非祇說字義須想像此意思是如此

又

廣錄

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又不失己義理之正

秦味經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旣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也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

治事之朝而言也

劉楚楨曰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
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
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
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
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
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
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
璠曰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
卽卿而喪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

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鞏曰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偁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

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

黃薇香曰後漢書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佻衍孔注侃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衍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索隱讀如論語閭閻孔注閭閻中正貌明此假閭爲斷也後漢書張謐傳謐閭閻側側出於誠心可謂有叟叟之風矣注閭閻中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

劉楚楨曰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

正衽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指卿大夫而都一指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跼蹐如也雖須跼蹐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跼蹐一曰跼蹐廣雅釋訓跼蹐敬畏也詩節南山貳貳靡所騁鄭箋貳貳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蹇然注蹇猶蹇蹇也貳蹇跼與跼同楚茨執爨蹇蹇毛傳言爨蹇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跼蹐敬恭貌卽本馬注說文懋安行也懋趨步懋懋也漢書敘傳下長倩懋懋注引蘇林曰懋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

任翼聖曰朝廷言當明辨侃侃閤閤總是直但閤閤

直中有和不太剛爾侃侃闇闇合下道理自當如此
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諸說
俱非聖人意也

鹿伯順曰侃侃闇闇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
以竝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躓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赀
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黃薇香曰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校攷之諸侯自相爲
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
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
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
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

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竝用彊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太門九十步而下車
立當背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其侯伯太門七十步下車立當背侯大行人所云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太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衛
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左君
之北邇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闕東立當車
軫主君之立以西嚮賓之立必東嚮五等列侯邇南
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邇迤東南立竝西嚮使
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傷太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
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
己恐爲它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

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蒞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隄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列七介而太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太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

介而左門三十步上擯出閭外闕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迤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左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閒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閒上擯與賓相左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阼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江慎修曰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季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壻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左魯在定公十三季春此數季皆壻諸侯來朝之事然則言賓不願矣所謂

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喪它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它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它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喪言而有言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它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

劉楚楨曰北堂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

也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佗李一佗艱汗簡云艱見古
論語說文李舜也人色舜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
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李義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
義也說文躐足躐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
辟也象舟之旋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
雅拜槃與般盤竝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
盛卽此注意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躐如逡巡貌
逡巡亦盤辟之義

黃薇香曰朝用交擯聘用旅擯此言指所與立是用
交擯之禮劉端臨謂此記爲擯之事擯者擯聘客也
不必言來朝之諸侯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
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

事江慎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
侯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揖右擯則右手
揖左擯則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土揖推手稍下
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熙
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旣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
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動而整然有容儀
者曰襜如也楚辭裳襜褕而含風兮王注襜褕搖動
貌則襜爲動容與江說合

江慎修曰孔子爲擯大門外傳辭之時是以大夫爲
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
擯而相禮也

又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

致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賓旣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予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

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季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襄公七季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葺爲進俗解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葺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金仁山曰賓不顧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會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卽不顧主人拜送之亦不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黃薇香曰復命反命也聘禮賓介私覲後摯者出請
事賓告事畢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
再拜送賓不顧鄭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摯送
賓出反告賓不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摯孔子爲下大夫得
爲上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摯

劉楚楨曰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皆曰顧賓退
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

黃勉齋曰色勃足纓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
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
於揖之左右衣之背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
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

孫夏峰曰一承君命卽儼如對君惟恐己之失禮於君卽吾君失禮於鄰國被命之初行禮之際禮畢之後一一摹畫成象成爻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秦味經曰天子五門曰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

之非常朝之處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
恣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宁
乃每日常朝聽治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周禮
太僕掌攬相文王世子度子正公族公族朝於內朝
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
又兼內外之名對外朝而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
視朝於內朝鄭康成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外朝
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
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爾
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
內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

寧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寧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外有屏有寧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指大夫以其等旅指士旁三指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耒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寧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卽此過位過當寧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無事則朝畢而退不用過位亦不用升堂朱子訓過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寧立之處所謂寧也萬充宗謂禮器云

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卽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益足證君門可以蒞眾不必更有朝堂矣後世御門聽政卽此意

江慎修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喪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蹕蹕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

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雉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垂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任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垂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垂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垂升階降階之事

又曰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

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
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內議政事則在此
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眾庶則在此朝非每日
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
揖而已然王卻先揖揖羣臣就位王偃入胡明仲嘗
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不如此
案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
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
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王藻言遐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
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
內朝成六季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宜垂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垂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垂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垂至治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

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偃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攷古人宮室之制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以解惑

黃薇香曰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皆記

入公門指庫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皋門而爲之者。皋之爲言高也。詩曰：皋門有亢，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蒞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盧抱經曰：鞠躬如也，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鮮當。案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躬音耶。六反，躬音耶。弓反，儀禮聘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躬，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今鞠躬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尙皆作鞠。

竊張云爾雅云鞠究竊也鞠竊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意鞠竊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翊字訓曲脊不云翊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踧鞠也推竊也釐也告也盈也未有曲也一訓至叟記魯世家翊翊如喪然徐廣音爲竊竊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

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辭覆解曹寅谷

之升

曰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

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又在棖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楔也又楔謂之闕郭注門闕士冠禮席於門中闕西闕外鄭注闕楔也曲禮由闕

右李如圭云闕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闕東其西曰闕西又秩謂之闕郭注闕門隄左氏倍二十二季傳不踰闕孔疏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隄也闕亦名柵曲禮外言不入於柵鄭注柵門隄也又士冠禮注闕闕也

秦味經曰門以向堂爲正故闕東爲右闕西爲左東爲主位西爲賓位闕東主所出入闕西賓所出入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是也臣子在本國則出入皆由闕東曲禮謂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若聘於它國則玉藻謂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公事聘盲用賓禮私事覲面從臣禮也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

由東扉之中玉藻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臣子不敢當尊鄉黨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此東扉之中也兩君相見則賓由西扉之中臣爲賓則否玉藻賓入不中門此西扉之中也至人臣出入由闕右旣不敢當中卽當稍近闕而行陸稼書謂由闕右卽拂闕之義甚允玉藻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蓋大夫士與上介雁行於後不敢相沿乃兩君相見之儀非常時出入之儀也

黃薇香曰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疏曰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禮合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

曹寅谷曰過位之位屬君說復位之位屬臣說位自是燕朝中庭之位統據燕禮大射儀之位攷之孔子爲小司空就大夫位位庭中北面其進而爲大司寇也就卿位位阼階背西面諸侯之朝以阼階背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人臣降西階自西而之庭中則必趨自西階而之阼階之背則亦必趨所謂禡就位也始則自位而攝齊以升於堂此則自堂而降階以復其位其言出降一等者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時君猶未適小寢故曰復位跼蹐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外朝非每日常朝之所故不書其自庫而雉而路門凡三入禮卽初由位及堂而過

而升而降且復自始至終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至也

汪雙池曰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此入公門以始入庫門言如不容所以形容其鞠躬之狀也然三門皆公門則入而鞠躬同矣 禮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然它人行不中門夫子立亦不中門它人立不履闕夫子行亦不履闕此當主雉門言然出入三門亦當不中門不履闕也 非遽出也將降階則自此出矣遲顏怡怡進抑退揚之意亦和衷之意也堂上不趨故沒階而後趨趨則兩手易弛翼如則手容恭矣復其位復階下所立之位恐君有後命抑同列未皆出故復位以俟也降一等而怡怡君臣

之情浹也既復位而踧踖君臣之禮恭也君在踧踖如也復位則仍向君故踧踖

胡伯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踵踵如有循言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朱子語類

必大錄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

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苒卽不復執之以下所以祇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曹寅谷曰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受高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瑯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注引周官曰瑒圭璋璧琮以類聘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喪桓信躬穀蒲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瑒之而已案攷工玉人注瑒文飾也類視也聘問也眾來曰類特來曰聘然則聘圭是瑒圭非命圭也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韜五瑞也瑒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論語言執圭正指行聘時禮非受命時也聘君用圭聘夫人用

璋高君用璧高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高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朱注仍包咸執君之圭說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又曰執圭節正是行聘時禮案聘禮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指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墜而立賓降介

逆出賓出鄭注賓出聘事畢案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鄭氏曰皇自莊盛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則論語鞠躬如也在入門時上揖下授在升堂時足躡躡如有循在將授時此較然者聘禮畢行宮禮所謂賓裼奉束帛加璧膏者是也聘於夫人川璋宮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宮禮賓告事畢於是賓私覲介亦私覲所謂賓奉束錦以請覲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是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率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私覲又可兼私面言之如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

注以私面卽私覲是也私獻已物亦以君命致之聘
禮記所謂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也又曰及賓
發氣焉盈容敖氏曰聘時屏氣賓時發氣又且盈容
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私覲愉愉焉賈公彥曰賓
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私覲愉愉又舒於盈容也鄉
黨此章全可據儀禮作證解

黃薇香曰聘禮於執圭行聘後曰賓謁奉束帛加璧
高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高喪圭用
璧及庭實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謁喪藉者則襲
喪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
也有藉者高君以璧高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
者禮主敬尙質謁者禮賢和尙文故夫子有容色焉

禮也

又曰聘禮於既行筵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覲而摯者請禮賓乃先行禮賓事既禮賓賓覲奉束錦總棄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闕東不敢如聘筵之入門左摯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振幣授當東楹由是賓私覲後介又私覲禮畢而送賓矣聘禮記曰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覲後有私獻一節說者謂私覲之束錦棄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

汪雙池曰鞠躬身容也如不勝鞠躬之狀也上下手容也執玉升堂俯仰之間不垂上下如揖如授則皆平衡而已勃色容也如戰色慎重之至見於顏色者蹢蹢足容也執玉不趨堂上不趨接武而行其步促狹又祇舉足之耑而曳其踵所謂圈豚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故狀之曰如有循也 聘主於達誠是以圭璋特達主賓襲以將事所謂內心慎其獨者也故此時一主於誠敬中存其見於容貌者如此此執圭之容而實非徒以執圭故也 官所以通二國之情而會同主詔故主賓褻以將事故曰發氣盈容所謂外心樂其發也不如是則畏蒞而滋隕越矣 私覲禮皆卑約於聘官以非君事故也要之有睚就之意

故其發氣怡然所以達己之私好及夫既覲而退主君送之門乃問君問大夫且勞賓及介則情好於是畢通其當愉愉亦可見矣

黃薇香曰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肅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間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捐者推手於耒爲捐禮經注推手曰捐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臂推手者拱其手於耒周禮土揖時捐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也

劉楚楨曰踳踳玉藻佻踳踳說文縮下云一曰蹶也

蹴與蹙一字詩蹙蹙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鄭注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汪雙池曰齊服元端元裳紺亦元也喪禮期而小祥則易功衰練衣黃裏縗緣縗茜同一入爲縗淺絳色也練衣以此爲緣反吉之漸也古者衣必有緣不以紺緣重之也不以縗緣遠嫌也爾雅七入爲縗則縗亦元也朱注本漢儒之舊必別有攷或名號互異不然則縗卽縗字之訛也

黃薇香曰段氏於說文紺帛淡青而揚赤色也注曰揚當佗陽猶言褒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案

此謂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
也以纁入淡青而赤見於裘是爲紺賈氏攷工疏纁
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
也入淡青則爲紺入黑乃爲緌矣段氏又於說文纁
帛雀頭色也注曰纁卽緌也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緌今禮俗又作齋言如齋
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紺矣士冠禮齊弁服注齋
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齋頭然或謂之緌依鄭則齋
緌纁三字一也三字雙聲式三案爾雅云一染謂之
緌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云三入爲
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紺鄭君禮注四入爲朱六入爲
元俱不言紺之色段意以爾雅是先染絳色之次再

入淡青則爲紺鍾氏言緇縹是加染黑色之故故入
黑則爲緇也孔子國注以紺爲齊服盛色則誤以紺
爲元以緇爲練服則誤以緇爲縹近儒知孔注之誤
而以紺緇爲閒色亦非然則其不以飾何也曰淡衣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
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緇者非純纁純青純素之禮也
劉楚楨曰集解孔曰一入爲緇鍾氏言五入爲緇垂
一入爲緇之文錢氏大昕謂孔氏經文當是縹字爾
雅云一染謂之縹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
黃裏縹緣注云小祔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縹爲飾
卽孔所云三季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
作縹不作緇矣案禮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

緇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緇冠又記有緇
縗則緇爲喪飾說文緇赤黃也廣雅緇謂之紅紅赤
色相近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
月而練是也以紺爲齊服禮喪明文玉藻云齊則齋
韞齋卽緇或孔以緇紺色近得比同之也

又曰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
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
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緇
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袂裏其三寸矣釋文
引鄭注旣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縗下
曰緇也

黃薇香曰金畏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間色之紅

也火畏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間色之紫也楚辭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爾雅一染謂之縑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縑謂之紅說文紅帛赤白色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紫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克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克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間土克水故駢黃之色黃黑也此統解五方之間色極分明金誠齋曰此二句皆漢衣之制曲禮云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澣衣篇云具父母大
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纁
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緇者也朝祭之服皆褻
飾惟澣衣有之澣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寸半不但
領袖也澣衣爲大夫士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
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
也江慎修以爲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
矣君子不以紅紫爲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爲之者
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賢於紅紫乎澣衣之
類有綳有褶有袍王藻云纁爲袍溫爲袍褻爲綳帛
也綳有衣裳而褻裏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澣衣
褶有褻裏而裏著以白布爲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末世尙紅紫然

不敢以爲朝祭之服惟澣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葵服亦不用也時人尙紅紫亦尙紺緇紺緇皆赤黑間色紫之類也紺緇赤少黑多緇又黑於紺紫赤多黑少其色最豔故能奪朱而與紅竝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爲澣衣因以紺緇爲飾卽以白布爲澣衣亦或以紺緇爲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爲也又曰君子不服紅紫王制但謂其不正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間色不正說矣間色有二一爲五行相生間色一爲五行相克間色相克間色古人絕不用相生間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旣取其相生又賢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元爲綦爲黝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緇爲縗皆以爲正服今人但知

閒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佗之精意也

江慎修曰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賁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賈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季衛渾亶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舉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當暑衫絺綌必裘而出之

金誠齋曰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裘而出之加上衣曲禮云衫絺綌不入公門鄭注衫單也孔子曰當暑衫絺綌必裘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

以裘衣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
安皇疏本喪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之字蓋衍
文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裘裘不入公門二句
連文皆惡其褻裘外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
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

用詁謹案據或問朱子謂如從舊說於出之
二字文義未合故易之若據皇本喪之字則
仍以舊說爲長

又曰裘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
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裘衣凡兩重然此乃
朝祭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襌
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裘衣則

絺綌亦爲襦衣之制上二句皆言襦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黃薇香曰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夫子
元冕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六
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垂璽其服元端璽章王以祭
羣小祀以齊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齊居
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齊居
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六冕之制冕
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
知元冠之用緇者禘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
夫齋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
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

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羔裘豹裏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素衣麕裘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麕皮弁服之用天子以旃朝以聽郊報以會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郊特牲蠃之曰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禮言狐白裘錦衣以謁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麕裘裘旣異於狐白則純麕不必異裏飾黃

衣狐裘據鄭君禮注旣大蟄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

又曰裘外之衣曰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皇疏謂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緇衣素衣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裼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裼襲連言之襲重於裼禮之最盛者其所服之裘必隨禮服之色裼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專言裼者禮之次不用禮服有裼垂襲亦裼衣隨襲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禮孔疏謂裼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裘外並垂裼衣核以鄭君禮注尤失之

夏心伯曰黃衣狐裘孔氏詩正義以爲韋弁之服非

也韋弁染韎爲之其色似絳徧檢經傳喪有以黃衣
狐裘爲韋弁服者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
大蟠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邢疏本鄭
氏之義而推闡之以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爲大蟠
之服以黃冠而祭息田夫謂旣蟠臘先祖五祀之服
可謂的塙不易矣禮運管仲仲尼與於蟠賓注云蟠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
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是黃衣狐裘與上緇衣朝服素
衣視朔服皆孔子實事非泛記禮服若韋弁屬兵事
孔子仕魯未嘗與鄰國交戰夾谷乃衣裳之會何韋
弁之有哉

裘裘長短右袂

江慎修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
注謂庶人褻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
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
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
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
服澣衣澣衣卽所以褻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
亦不裼也

劉楚楨曰說文袂褻也褻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
澣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
謂長衣中衣又繼澣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
胡氏紹勳曰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

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垂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佗又
 猶左手之左古止佗大也言又可兼大說文又手也
 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辭不分
 大又卽以又部它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
 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目
 不分大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
 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偕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
 袂稍短或因褻褻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
 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析極取胡說
 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褻也褻褻卽漢衣
 之褻短右袂對長中緇揜尺與禮服之褻而言玉藻
 注云長衣中衣緇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漢衣則緣而

已然後知古人之褻繡襪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褻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褻頭也惟淡衣有緣褻褻若今人之齊褻袍故襲褻亦褻褻其制較有褻之褻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淡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褻佗事夫人之佗事罔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劉楚楨曰寢衣鄭注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蕤衣服注蕤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

鄭解蕤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禪畫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衿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曰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攷工記廬人凡兵垂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皂六四皂其身枉皂趾皂腓之上皂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皂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

身又半之長也

黃薇香曰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人之股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蔽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

狐貉之厚以居

馮厚齋曰幽詩云一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爲裘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不裘不絮所不佩

許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瑤璠玕璫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衮故玉不衮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玳而組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玳瑁管籥大觴木燧是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陳心叔曰釋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衾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而廟韞衾則垂所不佩詩云襍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螭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垂自

入也

宋殿圍

綿初

曰佩玉之式大戴禮係傳篇佩玉上有

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飾其間琚瑀以襍之注
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玼珠納於衡璜衡
牙之間總曰玼珠赤者爲琚白者爲瑀或曰瑀美玉
琚石次玉晉語韋昭注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
楚語楚之白珩注佩上之橫者珩禮通佗衡詩傳襍
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有女同車佩玉瓊琚木瓜
詩傳琚佩玉名琚瓊琚也說文瑀石之似王者女曰
雞鳴疏說文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
玖石次玉也有女同車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案大
戴禮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此言玉也玼珠以納

其間此言珠也又言琚瑀以襍之攷鄭風曰佩玉璫琚證以毛傳說文琚瑀亦玉也珠玉相襍故曰襍佩非帷裳必殺之

劉楚楨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澣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鄭注薤服云祭服朝服裳積垂數几裳苴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垂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澣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澣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澣衣衣裳相連被體澣遂故謂之澣衣

江慎修曰帷裳對澣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澣衣等裳垂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褻服皆川帷裳有辟積則衽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垂殺

又曰澣衣者聖賢之浴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澣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衽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過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衽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

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
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
衽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淡衣裳無辟積必須
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
不用斜裁而作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
明夫子淡衣必用古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劉楚楨曰鄭注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偁
元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緡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
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士冠禮記
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所以安
正容貌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旣

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苧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衣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衣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衣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禮記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被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

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
 所謂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檀弓夫子曰始灰羔裘元
 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
 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是朝服始灰則易公朝服著淡
 衣故云易之攷問喪云親始灰扱上衽注上衽淡衣
 之裳又旣夕注謂始灰易淡衣皆孔疏所本旣是主
 人淡衣則弔者亦可服淡衣故羔裘元冠夫子不以
 弔正指始灰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
 灰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
 荅它日又問夫子曰始灰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
 何疑焉與檀弓正可互證蓋主人於親始灰易朝服
 爲淡衣弔者方用淡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

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荅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喪禮也始灰弔服用淡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

輔漢卿曰誠於哀灰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夏心伯曰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

左傳八季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
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
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勸人
之意蓋如此

曹寅谷曰朝服當卽禮所謂元端服賈疏朝服亦名
端鄭氏論語注謂端諸侯視朝之服是也古衣與冠
相配禮傳元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黑五入爲
緇七入爲緇鄭疑元爲六入元卽緇色之小別明乎
朝服之爲緇布衣也鄉黨書吉月之朝於羔裘元冠
不以弔之下凶主素吉主元其卽吾子之所謂朝服
者是也

宋庾園曰端服卽朝服也其衣正幅故謂之端以其

爲諸侯以下視朝之服故謂之朝服冠委貌而衣端服故曰端委其服緇衣而素裳也其帶緇其鞶素諸侯以爲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爲擯相之服士冠禮主人朝服及論語所記之朝服皆此服也

金誠齋曰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李恕谷曰魯自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一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怠於告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聽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比有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必朝服而朝尊典禮正君臣也

江慎修曰告朔之後當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

胡雲峰曰此以荷紀夫子之容貌以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王船山曰衣裳以飾躬非但適體而已也體以之適
固匪取乎矯世而違寒暄之度而由其有衣裳也拱
揖以莊焉步趨以整焉目視其色而情以宜焉身習
其文而志以寧焉爲人所瞻視而不蕩天下之目目
以卽於淫焉則上以順天時下以定民志處朝廟之
上行吉凶之儀修絃誦之事皆以輔人之志氣而納
之於清明節制之中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男女之所自別君子野人之所自辨故聖人慎之
而可以爲天下萬世法

齊必有明衣布

劉楚楨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
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襌襦袴之屬因

其潔清故偁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偁士喪禮明衣
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宋貽園曰凡齊祭皆先著明衣此獨言齊者祭必先
齊言齊必有明衣則祭可知也時人或於齊時用常
服之袍襜故言必有以示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金誠齋曰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
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
不聽樂居必遷於外寢服必明衣元端皆所以致其
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
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間世云齊者不飲酒不
茹葷

葷謂葱韭
薤蒜之屬

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

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

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

三牲牛羊豕也

氣味亦濁

故竝戒之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三舉邢

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近朱

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惑

之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竝舉其

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

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

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

食肉特加厚於平時安得謂之變乎朱竹垞謂王日

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

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日
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
爲一月之晉其牲體宜加於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
是一義何必加於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餽餘故三
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至於齊而
飲酒周官亦無此說於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卽齊宮
涇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
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
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
曹寅谷曰王齊日三舉潛溪鄧氏曰文誤也蓋不舉
也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佗王齊則不舉與
下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

則不舉類相從郝仲興謂齊則宜減嗜慾薄滋味情
淨淡泊以通元溥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爲
變食何其倒行也惟五不舉庾幾先王之遺爾變食
自宜以集注爲允不必主鄭司農說

金誠齋曰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
居齊室亦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
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
有二寢一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
王卽齊宮謂路寢也皇疏云祭苒先徹齊於路寢門
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垂可
居之地也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徹
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

爾雅云廟戶之間謂之寢其
內謂之家漢書云家有一堂

二內皆謂內爲室也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

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

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

寢之中夫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

爲室明矣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

義不是散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散齊猶得接

同在室而晝則或居於堂故曰散齊於外致齊實故夜寢雖

不接賓客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於內也總之散

齊致齊皆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

輔漢卿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喪所

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慮已哉

王字泰曰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

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喪時不致其精

明也

萬思文

尚烈

曰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

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江慎修曰大雅彼疏斯稗箋云疏籬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說文以糲米

一斛春九斗曰繫春八斗曰繫與此異

黃薇香曰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臠而不切腐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臠而切之又曰牛與羊兔之腥臠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麋雞兔臠細切之也鄭君注臠之言牒也先釐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臠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焦廣期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謂愈精則愈善不厭其精也愈細則愈佳不厭其細也聖人如是其絕不異人處正是所以爲聖處非謂不求精細但不厭棄之而已注以是爲善是解不厭之意非謂必欲如是

乃言聖人之不戢與世之求精於味者貌同而心異
任翼聖曰飲食之道原以養生豈有不欲其養人而
欲其害人者以是爲善自是天理人情之正但必欲
如是則過天理界隕落人欲矣故曰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

食饘而餲餼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饘謂之餲郭注飯餲臭說文饘
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饘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
饘與餲爲淺淡之異段氏王裁說文注皇侃云饘謂
飲食經久而腐敗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釋文餒本
又作餒史記世家作餒爾雅云餲謂之餲郭注肉爛

說文餒下一曰餒敗曰餒廣雅釋詁餒敗也釋器餒
臭也義訓竝同

又曰方言飣餒也徐揚之間曰飣說文飣大餒也鄭
注文王世子云飣生餒之節爾雅擣者謂之糲米者
謂之糜郭注糲飯相著糜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卽生
字說文胜不餒也江氏永曰失飣有過餒有不餒不
餒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飣肉物亦有之肉
之過餒者亦謂糜爛半腥半餒者謂之爛祭禮腥湊
上古爛湊中古餒之爲臆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
不可不餒也

王船山曰夫精與細則所必食矣然不必精細而亦
未嘗不食也若夫爲之者不誠奉之者不敬而食之

也有損則必卻而不食以食則體之失宜而傷於溼
或宿之已久而味爲變以膾則食腐而中餒肉腐而
外敗凡食與膾雖未至於壞而色已失其故臭已非
其常卽或新而非陳然而宜飮者不飮不宜糜爛者
而糜爛此何爲陳於君子之毒哉其黷可惡也其陋
可鄙也而蘊釀不鮮之氣以增濁氣於中者尤不可
嘗試也不食之矣禽有時而獻焉穀有時而登焉瓜
果蔬茹有時而采焉非其時而有之或天氣之變也
或鬱養彊飮而成也氣不正而味亦非矣傷太和而
助疴疹不食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朱子語類

錄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

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
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且如不得其醬
不食此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食蓋皆
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黃薇香曰皇邢二疏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
牢心舌載於肝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
本末亦午割勿沒賈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說合邢
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通攷曰豚解者解牲爲
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肋肱
者肱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至四蹄則以
其踐踏穢惡而棄之蓋髀肩肋各兩通一脊爲七體
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卽豚解之七體而析解之爲

二十一析脊骨爲三茸正脊中脰脊後橫脊也脊骨
三茸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兩脅爲六也肱骨
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兩肱爲六也股骨
三上爲髀中爲肫下爲脛合左右兩股爲六也至正
脊之茸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脛之下後
足之末近蹄者謂之骹脰一而骹兩皆不在正體之
數據秦氏說豚解則四蹄爲不正凡七體皆正也體
解則析爲二十四一脰兩骹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
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載於俎兩髀以近
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

江慎修曰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
數者若解剖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案此祭饗之割自

當有恡此所記謂常食之制也

又曰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當是豕肉
佗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蜆兔鴈水產之
物有蜆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
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
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炙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
醢醢醬濡炙卵醬是也或於食炙肉膾脯時以醬配
之膾脩蜆醢脯羹炙醢麋膚炙醢炙膾芥醬麋腥醢
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
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苛求至此卽配食之
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用醢而設醢當用醢而設
醢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偶乏或進食時忘

設皆子婦之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家人自知之後皆當藏之以待乏食時亦不至忘設矣

焦廣期曰自饒錫餒敗已下至制不正不得其醬乃是出不可食漸次及其最輕者而聖人無所不謹如戒律之有麤細也然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它人畱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饔飧而無擇者其爲心害豈不更甚乎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朱子論語或問問惟酒喪量不及亂之說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唯連上文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說得之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

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
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
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
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劉楚楨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
也一宿之酒卽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
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買也酤爲買賣通傳說文廣雅
各舉其一曰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
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
攝義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
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和旨優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
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
語佗酤酤本字沽水名假借字說文脯乾肉也釋名
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
田獸之脯脂臠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
脯田豕脯麋脯麇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
陸稼書引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
酒脯非若穀食必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
可也何爲徇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
防嗜慾也

不撤薑食

王船山曰言撤則必旣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

必宅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案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注云葷辛物薑亦辛物也則此言葵居講說而卽席以食者食已飯羹醢之設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

姚僧抱曰古者有廢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坵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坵也與凡食畢鼎食則撤於造脯醢葷菜則不撤廢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撤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以爲葱薤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

不多食

輔漢卿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忤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用語謹案集注食可而止從古注不過飽之說也閻百詩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甞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不應此獨泛及姚惜抱曰薑雖常廢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文屬上句可備一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劉楚楨曰禘記大夫覲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

助君祭也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胙胙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季傳胙者何也胙實也祭肉也生日胙馐曰胙說文胙宗廟火馐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今或作胙作胙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胙胙故江氏永以胙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胙歸胙受胙謂受君賜歸胙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

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
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
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胾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
再宿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
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
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
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搢圭言致福申其辭
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
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
後又祭曰賓尸本日晝暇致胾又禮賜君子與小人
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頒有先後故必二日
而徧合而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

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
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劉楚楨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襍記注
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
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
言語時也

王船山曰食以養性寢以息神君子之頤生而善乎
己也二者皆靜幾也當靜而動非其時矣故食對人
而有酬荅寢獨處而或有命令人情所不免而夫子
不然其儀一而其氣亦寧也

任翼聖曰聖人存心不它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它

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會相會豈應對辭讓之
文祭與蒼老夏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會
時亦自不語

雖疏會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
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會
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佗之呂覽慎人云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
有芼羹葢葢葵薇之類彼是禮會此文菜羹與疏會
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

王船山曰會之有祭不忘其始雖疏會菜羹而必祭
禮也而夫子見會道之重則俄頃之祭卽盡俄頃之

卷第十
誠內而齊一其心外而致謹其容如大祭之齊者然
不以是爲常事而忽之也聖人之敬隨用而隨給而
其重於食也亦至矣哉

王已山曰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
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爲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
道蓋算先於此

任翼聖曰聖人所食所飲所祭若條辨之乘幅不盡
而亦不見聖人之節惟以不厭不食不勝不亂不撤
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養德之道備矣

王船山曰衣服飲食二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
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入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說

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此須徹
根徹底見聖人正衣服慎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
極實之功所謂致中和者卽此優在方於伯聖之功
得門而入蓋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
之節衣之食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迨其衣不正之衣
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
內也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優隨靡靡搖
搖衣葛而喪所喪出此心優栩栩軒軒衣卽此推
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服之
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
乃以生氣氣清則理晰氣濁則理隱氣充則義立氣
餒則義墜諸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抑以戕

性矣聖人敬其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佗陰
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佗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
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齊則食玉以
交於明裡行以佩玉爲節在車以和鸞爲節則志不
惰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然則一服之失宜一食之
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崩川竭之意
學者未能從事於喪不敬儼若患之功使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
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等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
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鹵莽者以事物之宜養心也
內外交相養而垂有忒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
不忒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爲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

席不正不坐

焦廣期曰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案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從心共合小爲大一也

黃薇香曰謝說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從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恣若賓主禮席喪同坐之恣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眾賓之席皆不屬旁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記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從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

開三席爲席間。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亦從坐之。咨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開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從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爲從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咨亦從坐所宜正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必南鄉者，席在牖間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房戶之間而南面也。從坐禮坐之文甚詳，今舉其略如此。

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邢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葉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皆備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方氏

觀旭

曰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

四事一則三季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垂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季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偁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

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禮記云
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醉而出之時
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
於人

劉楚楨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
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
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
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竝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
人難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
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玉裁曰鄭從古論
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目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
郊特牲鄉人禡注云禡彊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

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儺任大椿曰禡自爲彊鬼之名
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禡言於儺時驅逐
疫鬼又兼驅逐禡故卽以禡名祭也說文禡道上祭
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
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禡言驅除此鬼
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禡月令季春
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
難以逢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
送寒氣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
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
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
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眊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佗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偁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讎也論語讎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王船山曰以君子而與鄉人處非易易也非子之以

近情則喪以導其和而非示之以節而不與同流則喪以任其肅觀於聖人而得其妙用焉鄉人之有飲酒與儺則先王以一張一弛而爲近情之事以和之者也然此二者之必至於狎亂而若狂先王亦喪以禁之乃夫子於鄉人之飲酒則惟修敬長之禮視杖者以爲度杖者未出而不出喪妨於同樂而吾以敬老故畱也杖者出而斯出不與子弟同其狎則自此以後皆付之不見不聞鄉人之情得而君子之威亦全矣於儺也則示以國典之當敬朝服以自飾其容立於阼階以示神人之有主則儺者雖有擾褻狎戲之爲而慄然於國家之大典以有所憚於君子之持而不至於亂夫然則鄉人謂我以賢智臨之而不合

於俗不可也謂君子之可與俗諧而喪忌憚之情形不妨令君子之見之而抑不能也旣以自處者盡善而移風易俗之妙用亦枉焉嗚呼不可及已

陸稼書曰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旣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旣受之矣必不視爲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儻爲然

焦廣期曰聖人於先王之禮不論大小總喪一豪輕忽之念子貢欲去羊則曰我愛其禮鄉人儻則朝服而臨之卽此亦可見聖人之心儻近於戲夫子不見其爲戲非明知其近戲而以古禮故不敢不敬也以是求聖人之心其度幾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劉楚楨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筭問人是也此問人於它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旣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

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

胡雲峰曰此再拜於使者它邦之人不見也夫子之敬每致嚴於人所不見之時故使人於它邦雖其人之不見亦如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正未達不敢嘗

劉楚楨曰拜而受之謂空嘗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荷再拜異也鄭此注云饋還也拜受敬也曰正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

胡雲峰曰問人於它邦其人不見而敬之如親見敬

也誠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敬也不敢嘗而直告之亦誠也與人交而敬人或可勉敬而誠惟夫子能之任翼聖曰吳氏云古者賜之車馬則棄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藥未達不敢遽嘗故拜而告之若徐而察焉可服則服不可服則不服皆在其中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王船山曰夫馬有死傷者則阜人必以告而可垂待問至於人之或傷與否雖必知之而怵惕之仁不能自己唯貨利之心澹泊而不擾其寧靜惻隱之情肫摯而垂所矜分故如此

任翼聖曰廋是馬所在故人一聞廋焚便急問馬夫

子卻祇問人全在倉猝偶一啟口時見聖人心上自然之權度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飮而薦之君賜生必啗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旣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旣升堂主人則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輔漢卿曰所賜旣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豪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夏心伯曰君蒞侍食之恣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卽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當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當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當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當食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

疏云謂君與臣小禮食仍非正禮食正

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

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
三經皆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
客之則有祭恣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
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褻膳宰嘗
膳則臣先嘗之注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
稷也徧嘗膳者當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飯
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
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
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
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
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疏云此謂得賜食而非君

客者

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

宰嘗食故己不當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卽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庾羞但食黍稷畢卽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庾羞矣又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旣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攷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疾君視之東眚加朝服拖紳

毛西河曰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眚是平時臥寢垂不東眚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眚是也老者夏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

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皆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皆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皆以示面君之意

劉楚楨曰禮言寢恆東皆明亦有不東皆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夏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喪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皆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旣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皆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皆爲正也拖釋文佗地云本或佗拖皇邢本皆佗拖阮氏元按勘記石經拖佗地案拖地一字本字佗拖故漢書龔勝傳佗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

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輔漢卿曰一息尙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不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王字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禠禮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字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從行及至趨召則從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

王已山曰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祇就君肯欲食起居嚮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任翼聖曰此所以記事君之禮皆非朝常大事但於此等細小處嚮不極其敬則其大者更可知矣

入太廟每事問

劉楚楨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甫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喪所歸曰於我殯

劉楚楨曰說文云殯灰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埽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喪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

此則喪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
鄭志問朋友歿喪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
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喪所歸故呼而殯之
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
也云耳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
就其所往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
則但殯之於館也

焦廣期曰喪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
盡蓋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
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爲義乃所以爲非義也
故喪所歸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德者異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朱子語類

賀孫錄

問朋友成喪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

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祇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亦不可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卻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又如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李岱雲

浦霖

曰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祇見通財

爲朋友之當然豈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

王船山曰友道之喪也唯利傷之也友以義合而一

念計利則義遂隱而情亦衰在己之利則私之在人則以利爲重唯聖人之心純乎義而無絲毫計利之心故坦然以交於朋友而無疑蓋聖人大道爲公不見利之爲己利而義與己同者尤不見有形骸之隔故忘物我而以義相成者有如此

蔡虛齋曰朱子於此章曰朋友以義合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墜地者方於朋友必墜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何則祇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

寢不尸居不容

馮厚齋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所以自如喪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

黃薇香曰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過肆也坐不客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佗容釋文佗居不客云本或佗容唐石經亦佗客段懋堂曰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蔡虛齋曰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習也褻謂褻見謂見其人非公所禮法之場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是改舊容有驚哀之

意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冕者尊有
齋警者矜不成人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劉楚楨曰江氏永圖攷式是揉本佗三曲之形在背
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膝左人可憑左
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佗軾說文軾車
背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
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
禮所謂撫式是也

黃薇香曰版注云圖籍申之者謂兼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然朱子注專言重民數爲是葉氏禮經會元曰
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

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也又曰小司寇三季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係焉王治之廢興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於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荆中皆同天物其愛恤斯民之意常相關也以荆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足見重民之意

有盛饌必變色而佗

劉楚楨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

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垂禮，雖美不食。易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

周禮衷曰：孔注敬主人之親饋，朱注敬主人之禮案禮卽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也。此盛饌爲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王船山曰天之風雷雖恆也而電之方作卽迅發雷
聲風之方起而漸嚮猛烈則神爲之悚氣爲之莊蓋
燥氣之發爲天地之動幾必愼以承之而恐人物之
有罹其不測者故爲之不寧也

孫夏峰曰此記容貌之變見聖人一息不與天命
相通一息不與民命相關一息不與天下之榮
瘁吉凶相周徹故因不尸不容轉出許多必變記者
直是有心

升車必正立執綬

劉楚楨曰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輪效駕奮
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
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

僕并轡授綬疏云綬有二一是正綬僂君之升一是副綬僂僕右之升說文綬車中把也把與鞮同綬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綬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

王宇泰曰立以執綬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綬者則夫子所獨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江慎修曰升車必正立執綬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綬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旣在車中則垂所用綬矣曲禮少儀皆垂車上執綬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誦此說非是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論語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

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

陳定宇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金誠齋曰包注云不內顧者背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騎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嶠鄭注云立平視也嶠猶

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

丈九尺八寸

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三有奇孔疏所言非密率也

五規爲

九丈九尺據此豈得謂背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背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內顧爲迴視不得以背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覈得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

王船山曰爾雅言鵲鵲鵲其飛鵲謂竦翅上下一收
一張也鷩鳥鷩其飛翔謂運翅迴翔也鷹隼鷩其飛
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
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鵲而何嘗有所謂運
翅迴翔而後集者哉雌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
乎其側而猶不忝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
舉翔集卽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
也以警雉也鳥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
人至乎其時而猶立平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
矣古稱雉爲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

夫子以翔鳥之義譬之徙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
矣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佗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
觀物之一意而已非謂色舉翔集優可與聖人之時
中同一佗用西山以孔子太魯衛伯夷就譽文王比
之則大悖矣

用詒謹案集注於色斯舉矣言鳥而不言雉
或問又謂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沒起其止也
下投垂翔集之狀是亦不以色舉翔集爲雌
雉言矣雉不能色舉翔集則時哉譬雉非贊
雉可知此章朱子闕疑不彊爲說後儒以時
字解之孫夏峰曰夫子聖之時故記者以此
終焉時止則止也山梁雌雉見非鳳儀之時

船山又云攷荀子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佗三侑則侑臭古字蓋通夫子歎鼻之舉止得時隱以譬君子之太畱知幾蓋夫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爲而言子路聞言卽悟促爲夫子供張佗食夫子喜子路之解己意爲之三侑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太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速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亦一義也

論語鄉黨第十 畢